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160566





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馮夢龍開之著

疏

藝文疏



原夫時義幽經術
其家補續成成弘而上
以末符似而帶亦餘治平
者顯放六經之前不陰樹
社下登中百... 亦奈人
遂使州國... 亦奈人
遂使州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疏

募文疏

原夫時義闡經術之秘道豈雕蟲江南富竹箭
之英家稱繡虎成弘而上藻薄而情有餘嘉隆
以來聲煩而體亦脩迨乎近葉始極頽波其高
者顯叛六經之前茅陰樹諸子之赤幟狐涎入
腹亦覺筆語縱橫魔氣染人遂使州國傳變其

卑者胸無半豹題本全牛記好調十餘多方遮
掩學難字幾個到處支吾名曰養家神謂之敲
門石棘闈取士從來魚目混珠書肆刊文多至
汗牛充棟鼓扇如此世道可憂某幸竊聖世之
科名略識斯文之曲折諸士不棄切磋門墻者
或數十人吾道難孤絡繹道路者常千餘里庶
幾息其黔而補其劓豈敢哺其糟而啜其醪茲
欲徵多士之文極一時之選生吾庭者必非荆
棘實吾鼎者盡是醍醐公一人之鑒於四方式

斯文之美於天下揭迷方之斗極錫暗室以明
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顧多士乍離乍合實心
邇而實遐其文或寡或多必家至而戶到有友
人沈生穉咸技通詩畫心該古今釀金而任剖
剝之勞非止博義中之利傳檄而冒水陸之險
或欲附身外之名例得并書勲宜首錄云爾謹
疏

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

刻經之緣始於清涼山之妙德菴地寒而峻遠

役南匠轉輸工力費陪功半不得已有徑山之
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峯攢迴中開佛界我
東南勝道場無踰於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
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有化城之議化
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
旣便藏板而轉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
之先爲數十間屋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他
後徐俟其後似亦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
倡之緣五十緡禎雖貧勉任一緣夫刻經大役

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密藏繼幻余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自朔緣以至將來凡於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手一足之力以上者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不甚幸萬曆乙未六月初三日平日雨中真實居士書於武林東園池齋北窓下時年四十有八

讀包儀甫峩眉山沿途建菴百所募緣疏

真丹三大道場幾冒辟在西徼水有瞿塘灑瀨
之險陸則梁楚跋跣之艱四事蕭然五千餘里
包君鴻逵德門令噐佛學選鋒於濁惡時發廣
大願欲自尊麓遡之舍舟五千里間置菴百所
或食或宿淄白如歸一往一來聖凡普接出門
卽是兜羅綿世界舉足便履不思議道場誓憑
願王徧咨同志欲得百人爲一領袖于一領袖
又分十支歲集萬金十年爲滿如綱統目識果
慎因事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填海虛空

有盡頂踵可捐雖下凡驚怖猶河漢以無窮而
諸佛讚揚出廣長於歷劫萬曆甲辰秋九月晦
日真實居士合十讚於語溪道中

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

楞嚴復興僧堂先就實惟太宰陸公之創始與
密藏開士之經營月朔羯摩晨昏功課規程嚴
肅鍾梵清和凡在見聞無不欽悅於是慈聖宣
文明肅皇太后虔向佛乘大宏法施印賜大藏
因逮楞嚴僧錫紫衣堂懸寶像梵書貝葉騰輝

於樵李城中玉軸琅函炫彩於鴛鴦湖上盛矣
哉法門之奇逢也所惜者大殿未建像設無寄
乃密藏上人遵遙峰而祕影幻余上人自聖境
而來儀一顯一晦一彼一此豈非時節因緣使
然歟上人薙髮江南行脚代北窮教海之芳潤
探律藏之玄文持身將夏雪同清接物則春風
等煦慨任斯役普集大緣會太宰先生新釋銓
衡投老白社賓王相得千載一時將鳩工聚財
於剎那之間出天宮化城於草莽之域豈其難

哉而上人植福不却捐埃利生頗彈偏狹遠微
鄙語徧告同緣伏冀能仁證明韋馱擁護在在
處處摩頂踵而不辭刹刹塵塵化金錢而不盡
大緣堅固共證圓通謹疏

序西溪懺堂緣起

懺法至天台始備其後慈雲式師勤修之以懺
王稱世傳師修法華懺感佛摩頂頂爲高寸許
而其入觀患雜念未淨先置沸油鐺於前雜念
一起卽淬指油中比觀成時僅存四指此其精

進之光卽項王戰鉅鹿田單存卽墨未足以喻
彼煩惱結習何物雪霜雖厚杲日照之有立消
耳慈明化後四百餘年而比丘戒山居士二虞
奮然欲結侶以繼其事初選地于靈隱之西請
易菴大德任其緣地旣未得易亦化去乃別選
西溪安樂山之北麓永興寺之東南其地爲余
所得作別業凡十二畝故隸永興爲安樂方丈
昔聖僧際嘗遊止焉一日入里見有熟螺螄者
業去其尾乞而投之池至今池生螺螄皆無尾

法華懺文云行人不能誦全經者但誦安樂行
品證知此品爲全經之綱骨而山名方丈兩取
之又入西溪路未盡十之二有法華山亭曰法
華亭則此地誦經修懺者當代不乏人矣今戒
山二虞擇地修懺乃忽屬意於此安知非宿緣
所追耶余旣不難捨地諸善男女又何難捨財
但懼諸淨侶愛惜六個指頭不相拚耳一笑丁
酉廿一月廿七日序時爲南京國子祭酒年五

十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啟建藏經閣募緣疏

文

我朝大藏有南北二本北本板貯

大內非

勅賜不可得故諸山所有南本居多然差譌特甚或脫數字數行至不成讀間得北本不減躬詣靈山聞廣長舌親宣也京口三山俱有賜藏余往幸以請告餘日遍爲隨喜獨在焦山者稱完好無恙而金山北固則借矢蠹損幾百之一

余嗟嘆久之語其僧徒曰佛法難值況

國恩在焉而曹爲佛弟子職在寶護當如頭目
及今不力爲寫補損之又損不至盡亡此藏不
已而曹未來世時幾千萬劫寧有聞佛法分何
者以輕蔑佛法不愛護故余時語激意悲聽者
無不聳動咸曰唯唯誠如先生教某等願竭力
從事又數年余居先封公憂而甘露寺僧某等
始以竣事報且請曰藏殿枕崖卑濕又屐經厨
俱用楊木氣蒸蟻生速朽之道願徼福於十方

檀越卜爽塏爲二重閣居之此無窮勝利賴先生筆頭上光明成就先生幸許之夫諸佛菩薩爲衆生入生死求大法至捨頭目腦髓滿大千微塵數猶不能盡況紙墨文字而敢吝惜諸善男子善女人幸生清時居福地終身不見兵革知有佛知有佛法過去世時俱有大因緣聞余之言必能深信如風鼓橐如山出雲於一念頃破慳貪成檀施凡捨一木一石一磚瓦已上與見聞隨喜者若主若伴不知凡幾千百人乘是

勝功德力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與向之補經者
若書寫若裝潢若施一紙一墨已上若主若伴
又不知凡幾千百人俱得聚會與佛俱出聽聞
妙法速成無上正等菩提而余亦與焉惟有如
來悉知悉見嗚呼善哉萬曆甲申至後十日真
寶居士某謹疏

龍井寺新建白衣觀音殿勸緣述

儒者嘗論求矣軻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
求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在我之求爲仁義
忠信之求在外之求爲公卿大夫之求一可一
否豈不較著而佛者之論則不然普門品曰若
有心願求男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
智慧之男心願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夫男
女之有無多寡及賢與愚儒者所謂制于天成
于命而不可易者公卿大夫旣不可求而男女
獨可求公卿大夫之求爲在外而無益而男女
之求獨在我而有益誠以儒律佛何其相左之

甚而不可信與乃世之持白衣觀音呪者往往
生子有白衣重包之異自唐迄今信持獲驗不
減百千萬億以其事印普門之說佛豈有誑語
而束教薄福之徒往往生謗造罪如入寶山而
抉眼截手甘心覆宗滅烟之禍而不悔可憐也
或曰佛語誠可信白衣大士呪誠歷歷有驗某
豈敢纖毛置疑然所以可信而多驗者其義何
居願吾子快爲一切衆生演說令諸闡提墮彌
戾車可乎搖手曰難哉因爲之詩曰脫却天衣

換白衣婆心巧逐世人機手中孩子分明箇付
與時人仔細疑子能洗眼靜坐三年猛參觀音
大士當現身與汝說破丁亥三月上巳日真實
居士書

嘉興重興楞嚴寺議建三門大殿募緣疏
文

吾樵李楞嚴寺蓋宋長水璿公說法處也璿公
得法於瑯邪覺爲臨濟兒孫受勅演教政如武
安淮陰將百萬選鋒蕩除殘寇卽天花下瑞雲

合豈足多哉而至今傳之以爲美談然余讀楞
嚴疏未免向賢首清涼脚跟下作活計大家女
子流落風塵一例塗脂抹粉悲哉寺至嘉靖末
年廢爲巨室別業巨室廢而寺復興會密藏開
上人自豫章至實躬經營之役上人清特機敏
有林下風氣嘗枯坐海上叅德山托鉢因緣百
日忽有省進之且直徹向上巴鼻於此地作師
子吼接臨濟已墜之宗收取長水老漢百千杓
惡水有在只恐此時天花慶雲也無著處上人

惟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肯之不上人蒞事滿歲而禪堂成大都倣古叢
林遺式次當有事三門大殿上人方且於一毫
頭上建寶王刹無論十方檀信望風樂施卽此
橋李城中男女無數豈少布金長者哉敢書此
以爲勸其共成之乙酉春三月六日眞實居士
某謹疏

新建長水法堂募緣疏

吾郡長水法師契卑傳之旨於瑯琊覺而又嗣
賢首清涼演揚其教今觀楞嚴疏金剛般若刊

定記等書抑何詳且瞻也豈所謂大人境界不可測者與法師肉身入定於真如塔之南銀杏樹下自唐迄今千載矣元兵至嘗一發之見兩缸對合啟之跏趺如生爪髮繞體驚汗下拜急封之諸父老俱能言其事余爲諸生時讀書寺中每肅拜墓下輒依依不能捨去追惟法師演法時龍象羅列天花擁坐今且爲寒烟蔓草矣郡守晉陵龔侯夙承佛記現宰官身治郡三年歲豐民和自公之暇不廢嘯咏郡之名蹟以漸

修拓一日招余遊真如因從拜法師之墓侯曰
法師入定乎余曰然侯曰然則何時出定余謾
應曰待彌勒下生侯曰彌勒何時下生余曰待
法師出定侯笑曰是事且止墓後隙地尚多吾
欲枕塔建法堂五楹令升斯堂者徘徊顧瞻如
見法師指揮如意可乎余舉手加額曰幸甚夫
法師以法爲身以法爲堂所謂法者則達摩所
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法師之所契於瑯琊
覺者也然則法師之身何嘗入定而又何以堂

爲雖然漚不離海翳不離空有任運入定之身
則有斯墓有斯墓則有斯堂畢竟一真不立與
夫諸法現成是一是二侯曰唯唯遂召僧真謚
領其事而屬余一言爲善信勸謚爲人溫篤有
文嘗學詩於精嚴澤公頗有佳句爲寺僧白眉
先時嘗立石表法師之墓而誨妬同衣仆之者
再今則金湯在上登高而招無憂矣郡之士民
昔沾法師化雨今承太守仁風寒烟蔓草化爲
金碧蓋可計日俟哉萬曆甲申冬日眞實居士

某撰

長興橫玉山觀音寺募緣題語

吾友坤儀袁丈盛爲余推述橫玉山之勝云山
面太湖香弁諸名山迴抱左右其顛有僧居十
數椽所謂觀音寺者也山僧五六輩雖不閑禪
講而形貌古朴禮數迂簡有葛天無懷之風山
前居民十數家而臧氏爲大族姓多且賢世爲
此山檀越土腴而人質景勝而地幽杜少陵所
云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者是也余褊性頗

宜幽棲聞袁丈言不覺飄然有問津意會僧實
誠者因袁丈求見且云寺圯願新之遂出國子
先生臧丈所撰疏文見示余向識臧丈白下時
俱爲諸生氣味甚合今十年矣目其文不覺神
動余旣嘉其山川土風又善僧之有志而臧丈
之能爲勝緣倡也敬述短語少見踴躍異日者
儻得從諸善信焚香結社於斯豈不尤幸也哉
豈不尤幸也哉萬曆乙酉夏日真實居士書于
菰蒲野渚中

語溪福巖禪寺重修緣疏

語溪之福巖去余高陽莊居甚近而余足跡竟未及也此月初有老比丘者將興福巖以題疏請因叩福巖所在與其名勝老比丘出一編其最著者爲覺道者金環摩納上有徽宗二十三字御書蓋崇寧間賜物又有山谷所書天中草菴歌又有極愚禪師課經十萬松皆一時尤物無論道君山谷墨妙可寶卽蒼松十萬韻風結陰夏月手一卷婆娑其下豈減列仙之樂而今

皆爲子虛烏有矣傷哉老比丘名某貌古而志
堅似能躬興廢之責者余謂殿堂像設外當亟
謀栽松令百年後十萬蒼龍怒號挈攫爲叢林
壯觀此後身極愚之事而語溪善信所樂成者
公其勉之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代趙汝

師先生作

余守官白下公事之暇頗留意佛書時達觀禪
師駐錫近郊間從知己叩質疑義如披霧見日

甚以爲喜禪師爲人英爽濶大喜遊名山見叢
林衰削輒咨嗟涕洟以興復爲任如救頭然其
生平如此而樵李之楞嚴松陵之北寺尤師所
最屬意者嘗爲余言北寺始於吳之赤烏其跡
最古世爲祝聖道場至嘉靖間皇甫氏規佃其
半寺址頓齷而皇甫氏尋災咎不安今歸周氏
矣吳江令趙君公門生也受僧牒理其事寺址
歸僧而周氏之室不必折毀募金償之其處置
可謂曲允物情矣惟公不吝一言倡諸善信以

五百緣就其事公幸許之余唯唯按北寺賜額
聖壽禪院自宋以來世有名德居之法席最盛
今非其時矣而達觀師惻然紹隆之意十方諸
佛所共讚歎况此五百人者有不欣然應之哉
嘗考宋淳化間重修者縣令趙公廣今令與余
俱趙氏而趙令又出余門趙氏於此寺信有緣
也

靈源山建彌陀寶殿禪堂募緣文

余遊洞庭之東山數矣而所謂靈源山居者獨

未之及豈其地幽絕不爲時人所指目耶抑不足名耶乃知余雙屐所到不能詳者多矣山居僧通旦欲募衆緣建彌陀寶殿爲禪堂於此而乞余一言倡之夫世之人雖甚凶頑無賴者至歷險難感善事阿彌陀佛一聲不覺隨口而出此孰爲之耶吾以是知彌陀之本具而西方不遠也然則爲之像設不已贅乎曰披甲冑則勇氣增服衰麻則哀情發彼淨土變相無故入目豈能漠然不動耶無論深生敬信卽因因而加毀

至入苦趣一念悔悟善根隨生但有遠近耳以
是因緣彌陀寶殿不妨處處建立况併建禪堂
羣淨衆而禮六時乎彼善男子善女人能施一
博一木一絲縷以上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
彌陀金口誠言敢爲大衆披露余故未識且因
西溪白雲流水麟上人以請諾責半歲始克償
之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鍾偈

佛法寄音聲

文字所宣說

二句祕密藏

能拔諸有苦

佛說修多羅

妙法華第一

純談實相義

權說所不及

一切大音聲

鍾聲徹地獄

聞者悉歇苦

諸天咸拱手

良哉比丘文

發心鑄大鍾

徧鑄法華經

音聲錯文字

一聲一法華

十聲十法華

乃至千萬聲

猶如塗毒鼓

不論聞不聞

聲到悉滅罪

直至於成佛

不出一剎那

仁者大方便

作如是善因

諸佛共歡喜

利益無邊生

弟子曰如曉

與師同發心

如說出十方

身如秋空雲

普勸諸有情

捨慊成勝事

赤銅計萬斤

楞嚴寺金湯別室緣起

金湯別室者何爲護法諸君子而設使生有所
憩沒有所歸也則佛地皆宜有之何必楞嚴以
其廢而復興賴諸君子之力最多而歸德宜深
也寺附郭而逼於縣治興之難百於他寺今雖
大殿未舉而二十年來龍象迭至大藏寵頒晨
香夕燈齋魚旬轟幾與大叢林等追惟葦輅藍

懷聖堂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七
縷之始豈易爲力哉當時經營護持陸莊簡尚
書之功居其十九而諸君子從之今莊簡之墓
木拱矣余憶往歲從莊簡及包瑞溪學憲於此
遊息議論宛然目前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感慨係之則寺僧之有此舉也亦諸君子所
樂聞而共成之者也萬曆庚子仲冬六日自金
沙向蔣墅舟中書

題崇德西寺勸緣偈

稽首天人師 一切修多羅 十方賢聖僧

願加被於我 我作妙迦陀 贊歎勝功德
見聞與隨喜 俱發菩提心 禦兒斗大城
中有長樂院 巍巍文喜師 生長於此土
叢籬擊文殊 十方贊希有 葉落歸本根
茲寺繇建立 千年幾興廢 延至於本朝
有三大比丘 曰完熾與息 倡造修多羅
建閣及經櫝 仁公繼其後 願力如大海
結期閱大藏 更飭十方僧 前堂及雜室
一切資生具 所作無不辦 次且至大殿

十方諸有緣 幸捨有漏財 成就勝功德

自多至於寡 各各隨心願 功德不思議

我發真實言 六種皆震動

錢塘西溪永興寺重建大殿經閣疏

西溪留自宋朝山川猶是永興剎於唐世龍象
頻來堂構僅存土木未稱當麟上人住持之始
卽古叢林鼎新之時殿供金身宜窮壯麗閣函
寶藏須極巍峩欲濟大緣必資淨力倘一簣之
能捨將九仞之易成善男子善女人請割有餘

之長物天眼觀天耳聞終作無上之勝因

興福寺募緣文

東西兩山浮青太湖中如列眉焉余幸數遊而
東山尤數東山最勝處曰俞塢有禪刹曰興福
竹樹森沈崖壁研藻溪流交織終日訇轟如聽
絲竹僧徒簡樸有如野鹿雖不習禪講而天真
爛然可以靜對不厭余至輒樂而忘歸去年俞
塢發蛟水大至佛宇僧寮傾圯幾半沙彌廣源
願募善信一新之索余五指放光道地余謂東

山財賦文物今且雄吳中卽布金長者取諸里
中而足何俟外求哉源往成而居更掃片石設
一榻俟余余且爲菟裘老焉然則檀波功德余
當與源共爲邀寵矣萬曆辛丑上春之吉眞實
居士合十書於鬱金堂時堂前綠萼梅盛開

檇李東塔講寺重新大殿募償磚瓦木價

文

東塔大殿重新故渠上人等營幹之力而實易
菴老人法席餘潤比改席精嚴而工亦告成矣

今所負木直僅七十餘金磚瓦直五金以大工較之不滿十之一辟如九層之臺已就八層渠上人惟上一層未訖易爲捨施矣而以是功德當獲最上希有之報何以故果因合故善信君子其圖之萬曆甲午重九後一日

吳興石城山清涼菴募造像設

疏代紫栢道人作

今歲春杪紫栢道人始登吳興之石城山隨喜清涼菴且展周母優婆夷薛氏之塔此菴廢而復興全緣俱出周氏而像設尚未脩也計功當

惟雲堂集 卷之二十六
得白鎚三百兩凡以萬人緣就之人施三分咄
嗟可辨而此萬人者仗此微因終當度脫其功
德豈但與此山俱不朽哉

永明壽禪師影堂并圓照樓募緣序

湖南萬峯房募建永明影堂云云瀕湖諸刹湖
南淨慈最勝淨慈諸僧舍萬峰最勝地枕慧日
東連宗鏡其南迤西羣峰羅列岩洞嵒呀徘徊
其間足以忘世孫太初先生舊隱在焉其上入
者幼耽五字擅雕蟲之技壯歷講座有義虎之

稱嗣返錫本山留心堂構念湖南佛法始自壽
師况家傳宗鏡此爲結集之所而畏壘虛寂尸
祝靡聞其何以酬法乳隆仁孝且廬山有遠公
影堂堂壽師不妨有二壽師之後數百年而
有圓照師名在五燈祖風復振師好樓居廼撤
舊屋而新之背山立址爲樓五楹虞長孺題曰
圓照樓而其下卽爲壽公影堂一舉可脩雙美
奈獨力終資衆檀謀之居士居士合十鼓贊代
之臚傳十方若金錯稍餘願以太初舊隱繼之

使余輩有所憇息其公唯唯自此湖南萬峰之
勝增數倍矣

德清何家帶新建觀音殿募緣疏

觀音大士於此方男女因緣最熟非獨東海之
普陀杭之上竺善信奔趨香火甲天下卽如一
鄉一村落有無大士香祠者乎無論善信卽如
極惡衆生一生之中若誠若戲有不稱大士名
號者乎但誤以大士爲女身莊嚴供養多從女
人服飾以正言喻之則茫然不信耳嗟乎大士

無身故能現一切身謂女身非大士又可哉德
清之何家帶新建大士殿於吉祥廢址緣起今
歲七月大士降神某氏瞽女云身是新市覺海
寺長觀音寺僧不淨汗我精藍欲移住此處遠
近病苦衆生臥床三五年不痊者乞香水飲之
立愈靈跡日聞會杭僧如曉於十月初九夜夢
一女人謂之曰汝往德清蔡生家自知吾出處
僧如言往探其事遂聞顛末以謁蔡生演義演
義欣然捨資倡緣而居民何昂者先是七月菩

薩附體謂之曰十月半我差一僧到汝家來他
自與我蓋造不必汝等費心曉至何昂夫婦悟
前事欣然捨地噫亦神矣大士光明遍一切處
而乃獨動於德清何家帶之一方與降神之女
托夢之僧捨基之何倡緣之蔡及施一錢一米
已上若見若聞歡喜讚歎於過去世宿有大緣
伏此勝因未來世中漸次增長決定得成無上
菩提如大士願普度一切虛空有盡時此因無
破壞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錢塘佛慧寺上人募緣建關王殿疏

佛菩薩以慈悲攝受一切故天下信奉之無二
然猶衆人之母親而不尊至於世所畏懾惴惴
焉如雷霆之不敢藝者惟真武與王爲然今玄
宮關廟幾遍天下甚且浸淫於僧舍矣佛菩薩
斷我相人相不難以國城妻子捨施一切而况
於稟戒護法如王者豈有吝哉然亦人情欺善
怕惡之一驗也一笑佛慧寺僧某將建關王殿
於其精舍傍而索某一言告諸同緣者遂爲書

此至其因地則王之威神實照臨之其何知焉
此日爲萬曆己丑五月十三日王生日也人傳
此日多雨爲洗刀雨時方憂旱拭目望之

妙峰法師建塔緣疏文

妙峰法師精天台之教又常演法於此其遷化
也建塔天台此爲定論凡是法眷及生平受一
言之益於師者其共成之

京師報國寺方丈海空上人募化僧衣等

疏

海空上人居京師報國寺方丈蓮池上人之高
弟也以今歲春至海上禮普陀大士還且以故
人謁不肖不肖都忘與上人相見因緣上人爲
具悉宛然記憶上人蓋別不肖三年矣歸且延
法師無踪講演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條
甚深廣大願王而以其餘力發揮古人公案會
衆白人施之三衣一襲帽鞋巾襪稱之願結緣
於南方善信而索不肖一言爲前茅古人公案
乃是活句縱繞舌端現五色電光也發揮不出

不知無踪法師從何處下口若講演四十八願
令見聞隨喜之徒皆入如來大願海中無量寶
蓮花王隨地湧出則法施宏矣上人其以余言
告南方善信卽身肉國城不吝况僧衣等物數
儉於百其細已甚滿願豈難哉敬書此以塞上
人之請乙酉歲佛生日書於寶梵閣

悟比丘尼齋僧造經像募緣文

比丘尼真悟安慶人也與其一二女俱出家居西
山之何氏園園有古梅數百余昔年一再過而

樂之有西山看梅記卽其處也不知何年爲悟
居去歲有西僧舍余善呪術其瑜珈法事先以
手探百沸湯次擊鍋次用楊枝灑淨湯所觸處
但覺清涼余因西僧識悟霜姿凝然戒行清白
非常尼也因憶悟居爲何園感慨久之於是悟
恒遣其二女叩余宅起居余婦二女長者未四
十少者甫二十皆篤實持戒余婦亦敬愛之一
日稽首請余曰悟有宿願願齋僧十萬八千造
法華華嚴梁皇懺各五十三部西方三聖旃檀

像各一軀躬送至清涼供養敢借居士筆頭光
明以告十方檀越余頷之經年未果償也頃自
拙園還武林屬小痴杜門頗清暇方同內子噉
楊梅而小尼適至內子再三從吏遂點筆序其
事而綴以伽佗

佛說諸功德

齋僧爲第一

續佛慧命故

凡僧及聖流

順逆難思議

凡夫所不測

但當順佛勅

四事勤供養

所集勝功德

諸佛廣長舌

從劫復至劫

讚歎所不盡

而况妙法華 雜華梁皇懺 諸佛甚深法
生福滅諸罪 猶如日銷冰 剥皮或刺血
書寫及印造 功德等無二 大慈阿彌陀
觀世音勢至 西方三聖師 攝受娑婆衆
往生安養土 金口所宣說 有人造其像
金銀銅旃檀 丈許至徑寸 決定生極樂
良哉比丘悟 千聖所加被 發此廣大願
諸佛悉歡喜 六種皆震動 願王既成就
迺臻清涼山 聖像與妙法 供養聖道場

文殊乘獅子

摩頂授記

見聞與隨喜

各發菩提心

同生極樂國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天目遊記

徑山記附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顧甚嗜奇山水除夕詩
云白髮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蓋如實語二月計
報聞遂爲逐客夫將自逐而况人逐之耶海內
奇山水有名圖記者行且一一歷之而以兩天
目爲始兩天目爲高峰斷崖中峰三善知識幽

棲之所骨塔在焉境嶺深絕遊屐鮮至前與周
甥申父約以三月之望看月西目偕客吳人樂
生子晉至期申父忽病痔不能起樂生亦還吳
未至乃兩待之而仇生益泰自海上見訪復期
之行同至雲棲訪蓮池和尚因晤陳生季象陳
生披緇投和尚作優婆塞弟子神明閃爍殊未
能盡消風流夙習乃欲以毗邪居士法攝受之
會仇生以事不果行乃舉陳生自代遂從和尚
乞之行又數日樂生至而申父亦強起捉髮矣

乃以廿三日戒輕裝行薄莫出城宿昭慶寺文
上人房會姚善長來夜話更餘就寢廿四日天
明起盥櫛僧進米糕卽步至松毛場登輕舟且
行且飯一二里許雨疎疎不絕四山如晦良久
始開霽行四十餘里至餘杭午飯市樓索肩輿
而西良久得之乃步入城城臨茗水外僅丈餘
內數尺可一躍而上睥睨如女墻出城登輿傍
溪行二十里至青山爲臨安界村民數十家屋
舍楚楚抱溪而亭曰會錦據溪曲處甚勝武肅

王定伯後還歸故鄉山川樹木俱襲文繡且加
封爵以錦命名不獨此一亭也途中左右峰巒
甚秀麗中涵青溪曲折窈窕乍急乍紆映逼林
岫迴望青山若芙蓉遙挿留連緩矚殆至昏黑
前途尚奢十餘里失賚燭炬惟聞溪聲潺潺蒼
頭俱後獨申父家一僮奔而相屬未盡一更達
西墅民居甚稠行里許盡西爲高氏居高申父
姻家也高門壯麗良久僕夫啓戶知爲余輩亟
報主人業已臥整冠而出延入坐層樓下甚敞

戒夜饑久之三僕及裝始至宿高氏西園余子
晉一室申父季象一室廿五日高氏弟侄輩七
八人來早飯畢步至保錦山一土阜耳干烟處
其下云皆高氏一姓山左有土硬綿亘至竹林
橋湊溪而止相傳成化間工部郎中洪鉉開田
於此見一磚室發之得龜大尺二磚上刻文云
身居三馬地口吞茗溪水郭朴記洪以爲妖而
焚之良可惋惜將至竹林橋見雙石幢甚麗舊
爲海會寺聚千僧今廢爲高給事居給事盛時

臨僧以事盡逐之因火其居而幢如故乃益薪
焚之三日三夜用十牛挽之屹不動百計不可
遂垣隔之西北爲宅幢錢王時物也竹林橋有
九洞跨溪如虹茗水漲時如雷霆奔鬪想象月
下大是奇觀恨不相遭耳高濟之設午飯于別
館飯畢步行過南溪至石鏡山登其顛石鏡者
武肅微時于石上照見袞冕因以爲名山形如
螺俱奇石高二三十丈天福元年五月改爲衣
錦山又至小淨土寺舊名安國羅漢寺有碑焉

上刻吳越國故僧統慧日普光大師塔銘并序
鎮海翰林學士掌書記徐知業撰沙門詢書詢
上缺一字大師武肅第十九子年十三于梁乾
化三年四月七日出家住持此寺當年于西都
龍興寺受具足戒以梁朝恩命法相大師加賜
三十夏臘常念妙法蓮華經以爲課淹通義學
兼善文詞年二十四示滅建塔于此碑文書法
甚佳君后俱改爲主中多塗抹處蓋納土後掩
其僭跡耳與子晉錄其文畢至開化寺寺倚功

臣山舊名大官山天福元年二月改其顛有塔
先年一痴道人居之絕有力一日乞竹施者曰
能拔幾何卽以施汝頃刻拔百頭又能言禍福
奇中異人也今化去五六年矣寺門古檜石橋
俱佳物寺左爲婆留井武肅生時紅光燭天以
爲妖欲棄之井中婆所留也歸至淨土寺寺向
石鏡山佛及十六羅漢梵相奇古舊有戴文進
畫羅漢高文峰取去尚在僧云小淨土寺有武
肅半身影恨不及索觀也乃題歲月併同遊者

壁間而出所歷三寺俱頽垣敗屋僧衣青衣治蠶桑無異俗人氣象蕭颯良可慨嘆臨安縣治舊在保錦山下國朝遷至太廟山下遙望城廓茅茨頽然門如土竇太廟山以武肅建太廟得名武肅墓今在縣左併功臣山之顛俱欲一探而未及也返西墅至新臺門傳言有李孝廉見訪旣至則伯遠也云有造飛語而以伯遠名者以故不自安而相白余方囂然作汗漫遊正所謂鴻飛冥冥羅者尚勤于藪澤因笑指天目兩

尖示之伯遠亦爽然自消是日大熱廿六日遊
九折巖卽玲瓏山上有琴大士墓在西墅西南
十里許九折而上故以爲名石間大書九折巖
東坡先生筆甚奇有宋元人留題半不可辨又
有東坡醉眠石路盡得平坦處佛殿三間一僧
居之主人治午飯于此索琴大士墓僧指殿左
覓路水衝沙活步履甚艱約二百步見草木蒼
然處僧云是也其墓數年前爲人所發得金觀
音像金數珠百八顆金一條重一兩上刻十分

金三字一面刻申字壙石書琴大士墓山谷筆
今不知所在墓跡猶存佛殿疑卽其爲尼後住
處飯畢至畫石畫石西山仙人許遠遊所棲石
參差立作飛動狀下瞰南溪宛轉如映竹筏往
來此臨安第一佳處也上有文昌祠石旁爲土
地祠高氏族三人移榼待于此大熱忽雨因就
土地祠避之且盡主人之意雨止乃歸渡蘭嶺
橋據溪五洞亞于竹林雨後山色甚佳擬以明
日至東目是日主人張樂設宴廿七日晨發過

東岳祠松甚奇古殊非平土中物吳興慎御史
欲移之土人不可而止過石塢嶺斷石卓立樹
出石間絕可愛循石壁而行里許始盡望見兩
天目隱隱雲際過葫蘆嶺一名獲龍步行嶺甚
奇曲三十里至九折而盡高氏潘村莊莊傍有
普信寺將至遇雨午飯畢主人辭歸雨中行十
餘里山勢曲折綠陰如沐居民數十家夾路植
銀杏樹樹盡而得昭明菴在東目之麓菴以昭
明太子爲護伽藍神宿樓中今日塗中景物大

勝廿八日遣西墅輿夫還約西目將返時呼之
留三人荷擔僧倍行申甫指山前取道而樵人
指一逕謂必從此勉從之初甚險仄時逢陡絕
處狂顧無地賴手中綠玉幸不困一二里始得
大道怡然平行不覺此身已離地數千百尺俯
觀底下雲霧隱隱遙望西峰淺黛微出且行且
憇時聞蘭蕙香甚烈約數百步至第一亭坐良
久復行始令童子執蓋而身移策步益仙仙有
排雲御風之勢又數里得一亭申甫子晉行不

顧余與伯遠留坐少頃卽所謂且止亭者也自此峰嵐映蔽不復能望西峰而仰眺東峰頂相亦不可得泉流石間潺潺聒耳又數里至臨流亭申甫子晉寺僧慧下山相迎與昭明菴僧倍行者俱集于此慧能誦時賢紀遊詩詢以山中景物應對頗悉亭舊名臨流張太史改爲觀瀑余叩瀑布所在僧指石間如素練蜿蜒平漫而出似不成瀑意頗輕之再轉百步許見兩岸間噴雪驚雷明滅數十百丈真瀑布也據垂虹橋

坐觀久之寒氣迫人不忍捨去因憶青蓮海風
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之句共嘆以爲奇燕公日
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佳則佳矣與青蓮便有
玉種臣種之別瀑布下注成沼卽蛟龍池雲雨
從其中出自此漸入佳境古木數十章扶疎夾
路大者三四圍俗謂之溫杉修竹映帶蒼翠溢
目名藥奇卉隨地而芳决非是人境僧數人執
香迎于林際因導而前里許至昭明禪寺梁大
同元年昭明入此修煉遂成叢林寶誌公亦曾

居之寺肖二像遂更衣禮佛僧次第揖內一僧
作鄉語詢之爲吾郡天寧竺源上人曾爲際關
主侍者住此四十年矣今已七十餘歲供南藏
銅殿鍾甚佳白下鑄成併羅漢十八尊俱國初
造先年正殿災羅漢僅存降龍伏虎今在梁上
殿左爲千佛閣誌公堂右爲方丈禪堂乃從殿
右至一精舍舊無額張太史定爲回光菴有泉
一掬卽洗眼池相傳昭明太子分金剛般若後
雙眼忽盲從此洗眼忽開其一尋路而得

石筵空飛突其下陰厓數十仞立坐良久信步
得一險逕乃夏月瀑流所經處扳扶行百許步
始得橫道而返時日尚未晡欲休足力爲明日
登頂具不敢貪他奇宿禪堂後小樓樓二余占
其右客占其左臥聞鐘聲甚清遠廿九晨發里
許至西殿張太史改爲白雲窩有留詠自此而
登二里許至昭明太子分經臺甚軒敞臺上三
松亭亭如蓋數里外皆見之有小菴數椽閩僧
居此跪誦法華甚虔右爲煉丹泉泉僅一掬昭

明前身作樂音大士時煉丹處也自此而上鳥
道甚艱大得杖力先至小仙峰巨石林立仄足
橫道進爲中仙峰遂至大仙峰乃東目絕頂高
加綿迴眺西目蒼翠欲連雲物在下峰巒蔽
虧然振衣豁目大是神王僧云天氣清明可望
東海坐石間良久僧進胡餅敲火煮茗飲而下
下數十步見大石纍纍如亂雲又一峰特出勢
若飛動題姓名年月徘徊久之而下至小峰僧
指就初路余與子晉探奇別忽至幽處見松身

幹甚怪中一幹直上右一幹橫出左一幹下垂
偃蹇飛搏之狀堪入名筆三十日雨四月一日
伯遠別去子晉送至垂虹橋歸詫雨中瀑布更
奇下見雲氣倏起倏滅乍濃乍淡妙不可言初
二日晚晴同諸君至垂虹觀瀑布適昭明菴僧
送酒至子晉申甫喜甚是日晤阮生正卿於潛
人初三日阮生同行從寺左踰山三折而至黑
驢菴當門古松二十餘章甚幽勝宋乾道間希
都禪師開山閉戶不出畜黑驢一頭下山乞食

一日供不至知爲虎所食師舉念頃山中虎一
一至前俱妥尾去獨一虎蹲伏不敢動師云食
驢事姑置但不許汝輩在此自茲一山無虎患
竺源上人選勝居此菴後有石壁數丈源築臺
其下殊可晏坐自菴左緣溪亂石取道而東一
牛鳴許叢木疎籬間爲平溪菴余偶成一絕遂
書壁上菴結于高衲東溟溟有戒德每欲下山
龍轍與雲雨見形留之過此爲寶珠峰無奇僧
道余沿溪至玉劍泉余更欲泝溪僧云其上爲

大龍困詢佳處見怪石如林溪聲怒號夔絕人
境僧挽余右余仰見危巖陡峭直前不顧從溪
流亂石上點足而行百許武業已過危巖而飛
流澆灑巨石如人如獸如器物不下千指紛紛
奪目入東目以來所未見因選石題云最勝泉
石識姓名年月徘徊嘆賞久之僧云此卽響鑪
自此三十里可至龍須菴高峰禪師初住處亦
異境也他日欲從青嶺取道姑置之比至大龍
困從廣二丈仰納飛流深不可測僧云其中常

起五彩光怪垂虹橋下瀑布所入蛟龍池起霧
一點俄而滿空漸布漸斂復至一點則入此池
常聞徑山龍以山讓國一爲道場而退居東天
目當卽此處自此沿溪卽平溪菴故道過菴數
十步湍流中數石纍起樹生石上雖小而奇申
甫倡披先至余輩從之題云奇木石乃行里許
一石斜當路子晉先登失脚幾墮厓底余輩俱
按轡而過披草徑自高而下幾百餘武窮厓際
爲王劔泉厓高二十仞水從上落臥石數尺如

檻當之湍流過其上如劔齒痕數十隱隱下注
作回漩而去僧津津詫此爲最勝索余留題然
視響鑪則下駟矣因題云羅漢泉石聲聞人證
此爲極果安知菩薩界哉阮生云泝此而上爲
下龍池甚勝乃從溪流亂石間取道二三十步
而達余從阮生先登諸君以次至視上龍稍寬
五之一而奇過之懸流下激作飛霧襲人因題
飛霧二字石上池際石赤如硃砂厓壁峭立不
可扳附僧欲自池左而還黑驢而余必欲一至

飛橋子晉再跌幾墮水中遂怯不進余甚奮從
阮生覓路一二處稍險比至飛橋僅一石橫據
崖際無險亦無奇無何申甫亦至飛橋與臨流
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
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
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
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
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憩平溪僧進
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

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
之鴈蕩兼泉石之勝余曰君至鴈蕩否曰未嘗
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鴈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
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
二其左出者漚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王劍泉而
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
之下兩泉合而漚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
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峰罕有登者况響鑪龍
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

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
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麤醜奴婢階前屋後
物何足比數而僮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
家廁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前此遊客無論
伯遠業同來而不能待空手而歸耳五宿昭明
寺三日阻雨霧半日而遍諸勝惟蛟龍池不及
到可以意得觀止矣而西目之勝遂勃勃意中
僧固留不得薄暮下山阮生源上人送至臨流
亭而別覺甚依依遵大路而行倏忽且達見暮

雲英英起於山下而峰頂歷歷可辨此景亦足
稱奇既下山麓慧上人者導從小路里許至昭
明菴宿焉五日供具頗累寺僧僧貧甚有瘠田
荒山若干畝不足自給而任糧里之役及賓旅
掛塔之費近復以茶受縣官徵索苦不可言償
之金堅不受所產茶亦佳而不善炒製色味遂
減筭亦佳烹之必入油醋遂不可食季象菜腹
苦之尤甚寺不設酒供子晉申甫自命酒人且
夕不能缺賴西墅主人肩致幸不乏絕此行伴

侶俱翩翩才情無一俗物子晉申甫酒癖季象
香癖茶癖子晉亦有之而未成癖三人者俱嗜
一木一石之奇以爲珍玩遍山搜抉九節蘭小
松暎山紅等物得之驚呼誇詫相奪以爲笑自
臨安至東目廳事前必設一橫几飲客必用漿
水酒味濃甘令人嘔逆客將去始進老酒謂之
催客酒賤青菜不入羹浴廁必共室熱行勞倦
勢不免浴無奈掩鼻何浴罷進一二酌申甫子
晉屢浮大白與季象俱就寢余獨秉燭鍵關追

憶五日踪跡而書之謂東目之勝觀止已矣丁
亥四月初三夜記

初四日早發老僧道云大路至雙清莊甚遠乃
取間道子晉甚難之南渡包嶺甚陡峻數十步
一憩十餘憩再渡一嶺視包嶺稍夷新竹數百
竿掩映村舍休樹下令老僧乞茶入門見處女
而返其家母女共居母出遂不得茶遂行數折
而下徑甚艱澁見溪流從亂石中出甚闊諸君
子未免從蒼頭肩負而余獨蹇裳溪從西天目

來爲萬水之門戶滙爲塘子潭深不可測土人
云以舫餘線墮石探之線盡而不可極溪身曲
折如盤蛇後復一再渡石可受足不至濡濕自
早發至涉溪始及半路然已不下十里餘矣前
見民居數十家爲街前村一石突立水口頗似
灑灑因以孤根題之併識姓名年月自此而前
路俱坦夷老僧覓沽一壺坐水碓旁一吸而盡
余已沾醉過朱陀嶺嶺出銀鑛坦而長闊五里
始盡有亭跨澗所謂華橋華亭竹樹陰森亂石

林立四面峰翠欲滴憇久之約二里許至頂過
嶺復二里許有亭少進爲七星石禪居鱗次約
百餘椽爲雙清莊一曰浮玉禪林浮玉天目別
名也主僧欵接甚恭其後有太子菴洗眼池昭
明於東目洗眼開其一於此復開其一故云雙
清樓閣相望而俱爲諸阮讀書余輩臥榻所頗
不稱邂逅三阮以所編天目誌見遺雖無倫序
而事跡頗悉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
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碁置溪中歷五亭至

千丈巖禮高峰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沸題曰谷雲第三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栢下仰望石壁奇峭意頗飛動僧指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僧指一徑曰東塢菴不及到道右大石上下各一曰觀音巖第四亭名眠牛亭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峰過此聞牛鳴而住故云然牛鳴自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栢

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
曰半面雲過此蒼松數株枝幹奇古有大杉絜
之得六圍蔭映道左異香撲鼻再越一亭尋石
蹬而下卽獅子巖也舊爲張公洞下臨絕壑高
峰祖師於此叅雪巖欽後結死關於此今塔全
身號開山塔院有僧居之懸厓置屋層累而上
大是佳境遂爲旅次矣禮塔後穿僧厨而西爲
張公舍石巖飛空橫覆數十丈可藏千人自此
而上有地一二畝甚平行可以築菴卽獅子巖

頂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筓凌空倚立曰玉柱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眺江豈前身猿猱耶進之爲普同塔有大杉四圍外爲真氣洞冬月有氣一縷從其中出又進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藏燬于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四圍又東爲斷崖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扁曰人世蓬萊亟命以大雄寶殿易之又東爲幻住菴中

峰在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
亂石如筍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
雲卽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
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
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菴僧無窮
無涯曾事遍容和尚持水齋三年影不出山亦
高行沙門也四面俱奇峰峭壁屢絕入境後一
峰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峰壘空俯瞰者題曰
懸厓撒手乃從龍門取路而返龍門者兩山對

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亭至龍門怪石如籀
如獸如劔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先
過第四亭時見四松以爲希有至此恍然失矣
旣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
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行百餘武乃知其
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
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其前
平地數丈有高麗僧真際髮塔際初名版的達
叅中峰落髮此其藏髮處也先時大殿在此殿

移後乃建亭尋路從斷厓塔院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真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卽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筍成林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筭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

小石山房集 卷之三十一 一
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
跡僧業欲至其處中火勉從之行既至惟俗屋
數楹而已飯畢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
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圍叢
樹如簇卽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
西峰最奇爲千丈巖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
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
舉止羞澁不足觀矣日晡歸千丈巖小憩復回
子晉從張公巖覓路探象鼻峰之奇峰處懸厓

門非樵採不至遊客縣望而已余與子晉披棘
捫樹而登之晏坐頃許申甫自上相呼聞下應
了不知所在久之乃悟竟不能從也乃索筆題
幽占堆雲處於石已余自上返而子晉貪奇復
前直至象鼻陡絕處久憇而下薄暮高百三十
六丈送酒肴及米至足爲山中數日之資亦一
快也初七日自巖右覓路至活埋菴俯視象鼻
青松夾道北望千丈巖層閣瞰空高映眉睫菴
爲中峰晏坐處相對香爐峰東暉上人居之不

善結屋窓牖阨塞頗損真境然欵客甚篤香爐
峰頗饒奇松怪石從菴左覓路登之乃爲三峰
其平處可以築亭其勝亦千丈巖伯仲也是日
雨坐飛雲閣遠眺烟雲四合時露嵐麓班班如
浪大是奇觀初八日醒時窓隙見白光晃耀疑
爲雪起披衣推窓視之則雲氣也漫漫蔽空如
初開甌狀咫尺巖阿化爲烏有儼然白銀世界
忽時明露峰尖遠翠可挹乍開乍合乍凝乍飛
倏忽萬狀信非化工不能爲也是日雨至晚從

霽雲竇中微見帝青鬱藍遠峰挾斷雲一抹如
紫磨金自南迤東冉冉而上天際復現彩虹數
尺旣滅復現奇雲如赤珠砂班俯視峰巒歷歷
如白玉盤中疊翡翠狀近一峰獨作嬾綠白雲
如堆乍小乍大閃爍點綴爭奇鬪巧應接不暇
此生平第一佳觀也夜復雨

初九日竟日雨不辨山色真實居士自東西天
目返臨安之西墅且理策向徑山而主人固留
之又爲褚明府所物色遂以五宿了酒肉債稍

快意者竹林橋明月耳十六日戒行與周生申甫樂生子晉陳生季象俱二十里至高陸飯於鄭氏主人母家也又十餘里至山麓乃舍車而步踰風嘯嶺遙見浮屠卓立雲際乍隱乍見徠人曰此徑山塔也盤屈而土凡數里地忽平竹樹甚茂二百步許得僧屋如魚鱗焉僧人迎余因道至寺五峰離立如攢手指而寺藏其中平人密下望不可見舊爲龍湫浩汗莫測國一止此一老翁合掌曰吾龍也願以

地延師而退居東天目但留一竇歲以出入可
耳忽不見遂爲平地因建道場今庭左一竇是
也因入殿禮佛殿左右各二厨貯南本大藏而
元本舊藏業已毀廢僅存其五之一爲二厨貯
殿後僧指此虞進士所手理蓋長孺也又戒余
此布石處下爲藏經理之以鎮壓龍湫者余遂
巡避之余問國一而下祖塔所在有湮沒不能
辨認者乃道余循寺右而行至一處扁曰妙喜
菴爲宋孝宗御書內龕大慧像後爲骨塔余合

掌禮訖乃至僧房憇息主僧爲嘉善之風涇入
年八十七耳聾不解應對而和氣可掬所居樓
亦爽塏子晉季象以倦求臥俄酣熟撼之不動
僧方理厨饌而日尚未晡余奮欲登凌霄峰凌
霄峰者山之絕頂余嘗聞密藏師兄欲掩關其
上知爲勝處問其途僅三四里但險側不易行
余謂申甫曰吾獨一試之卽佳君與陳樂晨往
可也申甫不可兩人者從三僧三蒼頭自山南
覓路繞山屈曲而行乍夷乍險路且半復行

篠中或欹側不受趾百折而達峰頂頂爲二峰
中有平地數丈茅屋數椽一僧居之延余入坐
余欲窮最高處不暇顧也乃覓草徑而上復行
百許步乃爲絕頂萬山隱隱東天目騰舞而來
余彷彿見之申甫指東天目近處有峰如雲影
而銳爲西天目余則不能見也羣山蜿蜒自西
而東者幾數十百支或偃或起或斷或連明滅
於烟靄間而不可數隱約虛無中意想錢江海
門烟火城郭蓋氣清目朗庶幾得之而非余境

懷雪堂集 卷之三十
界也此峰凡五降爲丈人峰寺之主山徘徊瞻
望久之乃返憇菴所叩其僧知爲蜀人今歲始
至曾於月亭法師會下聽華嚴大鈔餘非所及
一僧云登峰有二徑頃所由爲南道北道由菖
蒲田而下最夷穩從之行二里至傳衣菴月亭
法師所構其後爲萬松塔月亭師也憇久之乃
從菖蒲田繞鵬搏峰之後入竹徑中蒼翠掩映
里許而還宿處則主僧設湯浴晚饌待久矣因
誇凌霄之勝於二君而申甫亦小倦偃臥濟勝

之具余可以驕人矣十七早自殿右覓路禮國
一像喝石巖在焉初爲石屏國一常憇息處從
慧者神僧也謁國一願落髮爲法門解厄問所
習云持俱胝神咒最驗試之喝石石忽離立分
爲三遂至京師與道士步刀梯而勝法門賴之
蓋大悲化身也尋東徑而上有土阜隆然曰靈
雞冢國一時聽法雞也不食生類比赴召哀鳴
三日而死又上爲端元叟放生池其右約元叟
寂照堂塔在其上規制甚麗登之南望蒼翠披

露扈以烟雲甚可豁目元叟生于元季卽楚石
琦師嗣法師有元人碑八分書甚工惜燬於火
作龜折狀欲崩未崩叩他師埋骨處僧語支離
不復可踪矣傷哉再至大殿禮佛登鐘樓撞鐘
數下聲殷殷甚巨當聞二十里早飯畢寺左下
山竹樹夾道殊勝昨路行數里至山麓登小輿
循澗而行水碓鱗次聲如雷霆兩山迴合似無
路可出繞百折而始開忽焉入村忽焉繞溪忽
焉田塍忽焉林阜千態萬狀二十里而至常樂

般若寺過中又二十里至餘杭令楊君邀余舍
公館余不可乃之法喜寺寺僧知客者方張樂
賽神却客不納余目其醉態不與言引避他僧
舍俄而令君至余待公服不時出迎良久始得
備賓主禮令君出三博士復來次第報之宿郭
外任氏申甫親也其居湫隘近市勉而就之待
晨爲洞霄行矣

性理堂集

卷之二













